

107

吳剛大鬧花灯

公共圖書
小營閱覽室
注意愛護

公共讀物
注意愛護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吳剛大鬧花燈

牧人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地雷战”，“雪夜捉鬼子”，“奇襲湖桥”，“擺渡河口設埋伏”，“吳剛大鬧花灯”，“血战小馬庄”，“火烧竹籬笆”和“九勇士”八篇。

前七篇是描写新四軍一个小隊怎样向敌伪作战的一些英勇事迹。后一篇是描写九位战士奉命掩护主力轉移时的艰苦，頑强战斗的。

看过“爱槍的人”的讀者，再看这書，更可理解在抗日战争期間，我地方部隊和民众在党的領導下，是怎样热爱祖國，不断与敌伪展开頑强斗争的。

公 共 讀 物 注 意 愛 護

吳剛大鬧花灯
牧人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X1092 1/32 印張：2 14/16 字數：56,000

1956年8月第1版 1957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：42,001—52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277

定價(5) 0.22元

目 次

地雷战·····	1
雪夜捉鬼子·····	9
奇襲湖桥·····	16
擺渡河口設埋伏·····	27
吳剛大鬧花灯·····	37
血战小馬庄·····	51
火燒竹籬笆·····	64
九勇士·····	72

地雷战

縣委接到了确实的情报：企圖对如东大河北岸一帶地区进行清剿的一个大隊的鬼子，于九月五号早晨乘卡車从如皋城出發，向东分布到掘港、馬塘、岔河、双甸、丰利、小洋口……等各个据点。

根据这个情况，縣委向各区的区隊發出指示：分段埋伏，截击敌人。

謝明区長和楚正隊長仔細研究了指示，最后决定在早先吳剛割电綫的五里墩設埋伏。

天一黑，楚正帶着吳剛、張平、周仁貴、王虎等四个隊員，提前两小时出發了。他們繞过庄子，抄小路，悄悄地鑽到了岔河西边的五里墩。

沒有月亮，天空飄着破棉絮似的浮云。籬笆里面公路上空的电綫，被秋風吹得嗚嗚直响。露水浸湿了野草，蟋蟀瞿瞿的比賽着嗓子。

吳剛和楚正并排伏在早先他打接电綫的敌人时伏过的坟墩上，机警地注視着前方。

楚正低声問：“公路上常有鬼子的巡邏車經過嗎？”

吳剛答：“有，差不多每过一个鐘头就有一趟。”

楚正点了一点头，掉过身，注意到西边离这座坟墩不远的地方，有塊坟地，比公路低，大大小小的有三十多个坟墩，离竹籬笆北面有五十多米远。楚正想：在公路上埋地雷是很不保险的，因为每隔一个鐘头，就有一趟鬼子摩托巡邏車經過，而且还有打更的更夫。万一給鬼子發覺了，不但不能打着鬼子，反而会受敌人的火力殺伤。

楚正这样一想，就和吳剛爬到西面坟地上去察看。他像一个農民在研究自己的土地的土質，那样仔細，又那样在行。他一声不响的在坟地上爬來爬去。他还爬到竹籬笆底下看看公路，心里估量着，如果鬼子的汽車在此地停下，是否一定会穿过籬笆來占領这块坟地，籬笆里面有没有小河。

然后他又往坟地的西北爬，爬到大約一百多米远的地方，他發現有条从东到西的小河，僅四五尺寬，根据这个寬度估計，它最多只有半人深，这倒是一条埋伏大部隊的好地形。

吳剛一声不响的跟在楚正后面，看看楚正的一举一动，很出奇，想問，又不好意思。

公路上已过了两趟鬼子的巡邏車了，謝明区長帶着隊伍來了。

楚正立即向謝明作了关于設埋伏的报告。

他的計劃是：在原來吳剛割电綫的这两座坟墩上，放上一个步槍組，当鬼子的汽車一進入西边坟地正南面的公路上时，这个組就攔头猛打。这时，鬼子突遭猛襲，手脚慌亂，一定会剎車下來，鑽到籬笆外面來占領这座坟地的；預先埋在坟地上的

地雷經鬼子一踩，必然爆炸。到時楚正本人將帶着一挺機槍和一個班的兵力從墳地西北的水溝里，趁勢再盯住鬼子給他一個猛打，這樣，最少可以全歼第一卡車的鬼子。

謝明根據楚正所報告的計劃，又去看了一看現場，認為楚正的計劃合乎戰術要求，只有一點：打了第一卡車的鬼子，又怎樣對付第二卡車的鬼子？鬼子是否就真能來占領這座墳地？

他問楚正道：“戰鬥的進程要多少時間？”

“一刻鐘！”

“對付敵人的後續部隊，你是怎樣打算的？”

“我以為，在公路邊，離敵人的據點近，而且又是鬼子的大部隊，我們不宜久持，伏擊目的達到後，就立即退出戰鬥。”

謝明看着公路，嘴里輕輕地念了兩聲：“立即退出戰鬥！立即退出戰鬥！”他正在琢磨楚正的計劃，看是否有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，萬一鬼子不按楚正的計劃進網，又怎麼辦？……

謝明考慮了好久，他發現楚正在布置戰鬥上，有個很大的漏洞。原來謝明對任何事情，都喜欢多加幾個反問，而且願意先听听別人的見解，然後再提出自己的意見。他用商量的口吻問楚正道：

“假使敵人不按照你所布置的這個圈套上鉤，不到籬笆外面這塊墳地上來，又怎麼辦呢？”

這話給了楚正很大的啟發，使他立刻覺出自己的計劃不夠全面。他“噢”了一聲，喃喃地說：

“是呀！鬼子不到籬笆外面，而是占領大河坎和公路南邊

的路徑來射擊我們將怎麼辦？”

“而且，”謝明接着說，“正面的火力僅有四條步槍，阻擊的火力太弱了！”

謝明並沒有說出他對改變戰鬥部署的意見。他認為，楚正是能夠根據他剛才所提出的問題，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以修正的。

果然，楚正說話了，他試探地問：

“派五個人過河？”

“對！”謝明點點頭。

“吳剛那方面的火力還要加強吧？”

“對！”

“調一挺機槍給他？”

“而且把九六式機槍調給他！”謝明命令道。

埋設地雷是楚正親自動手的。在未埋地雷之前，他叫隊員把草皮剝起一寸多厚，待地雷埋好后，再把草皮鋪上，看起來，一點痕迹都沒有。

吳剛帶着小馬、周仁貴、王虎三個隊員，伏在早先打接電綫的敵人時伏過的墳墩上。他的任務是：鬼子的卡車一到，攔頭猛打，待西北角上楚正隊長的槍聲一響，就立即退出戰鬥。

張平帶着四個隊員，趁打更的更夫向西走遠了時，悄悄地爬過竹籬笆，蹀水過大河南。

謝明區長交代張平：假使白天無法回到大河北，便掩蔽起來，待天黑時，換一個地方回到大河北來。

东方变成乳白色，原野上騰起一層灰蒙蒙的薄霧，天空剩下几顆星，就像快要入睡的孩子的眼睛那樣沒神沒采。露水浸湿了田野，枯黃的野草上，托着一顆顆滾圓的水珠。

黃竹竿的籬笆，沿着筆直的公路，向東西伸展着，平坦的公路臥躺在大河沿岸上。

吳剛頭上頂着野草做成的偽裝，伏在坎墩北邊，凝視着公路。

吳剛想：就是這條公路，這條竹籬笆，使如東抗日根據地分成兩片！使大河南北的人民分了家，兩岸肥沃的田地長滿了半人深的野草，兩岸的房屋變成廢墟，兩岸的人民每天在鬼子的刺刀下呻吟！有的被屠殺！

鬼子奪走了四分區的大米、小麥、棉花、魚鹽……拉去了年青的人當苦工，充炮灰。

吳剛想起被鬼子殺死的媽媽，一陣陣痛苦涌上心頭，心一酸，淚珠就簌簌地往下掉……

一個偽軍挎着公文包，騎着簇新的自行車，順着公路從東向西走去，嘴里哼着京腔——想當年，我的兒啊……

吳剛一聽，更激起內心的仇恨。

謝明和楚正伏在河坎上，半個身子浸在水里，冷得直打哆嗦。

謝明估計：鬼子最遲不過六點鐘就要從如皋城出發。如皋到岔河八十華里，這條公路因為過去破壞太厲害，汽車走起來可能慢一點，但最慢，一個鐘頭還要走三十里，三個鐘頭一定能到岔河。

太陽在东南角探出头來了。公路上空无一人，只偶然地有一輛偽軍和鬼子的摩托巡邏車从公路上疾駛而過。

大家都有些焦急了，怎么鬼子的卡車还不來呢？隊員們好像是支起罩子捉麻雀的孩子一樣，性急地希望麻雀趕快來吃食，他們將毫不費力的把繩索一拉，麻雀就會被罩在罩子裏了。

秋日的涼風掠過荒蕪的田野，電綫在風中像琴弦似的响着……一羣烏鴉用嘴在田野裏翻着土塊，尋找昆蟲和可吃的食物。

遠方傳來隱約的引擎聲……

吳剛連忙輕輕地把機槍的槍栓拉开，又不放心的看了看槍膛。

引擎聲越來越近了，从一种听起来很模糊的“嗚嗚”聲，变成了“嘟嘟嘟”聲。隊員的心情也随着这越來越清晰的引擎聲而緊張起來。

終于一个黑點子在公路的尽头出現了，接着又是一輛、二輛……。

鬼子們戴着黃鋼盔，分成兩排坐在車廂的兩邊，刺刀在太陽光下閃閃發亮。車上還架着機關槍。日本旗像一塊狗皮膏藥，在卡車的車棚頂上飄動着。

公路上揚起滾滾的塵烟，后面的卡車淹沒在黃色的塵烟中。

吳剛屏着氣，勾着扳機，瞄準着离坟墩僅七八十米達的那段公路上。只要卡車一進这个地段，他就要勾動扳機。

当第一輛卡車顛顛簸簸地駛進了吳剛的机枪瞄准点时，吳剛猛地把扳机一勾，“花——”一梭子子彈飛了过去。这时駕駛卡車的鬼子連忙把車子猛的一刹，其他鬼子也紛紛的跳了下來，正巧碰上吳剛的第二梭子子彈，有两个鬼子还没有來得及翻下車，已被打死，死尸挂在卡車的廂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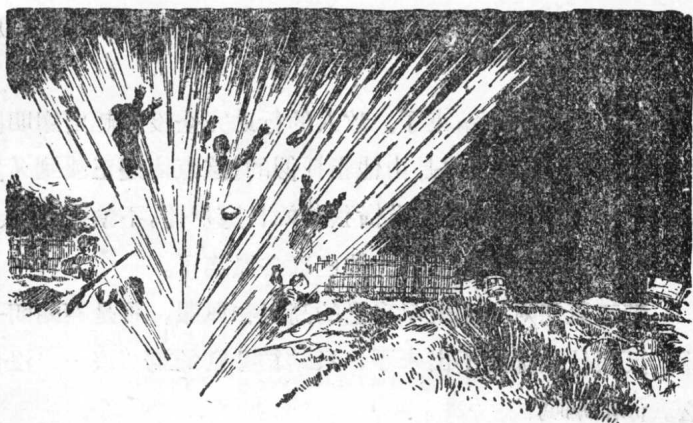
小馬迅速地裝着子彈，吳剛一梭子又一梭子的猛射。

小馬快活地叫道：“吳剛哥！打吧，今天干个痛快！”

情形正如謝明所料：鬼子下了車便伏到大河坎上向北射击，正巧碰上河南張平的五条步槍，來了一个背后射击。有的鬼子索性鑽到卡車下面，向东、向河南乱打。

第二卡車的鬼子，一看第一卡車的鬼子两面受击，連忙竄到竹籬笆下面，把籬笆拉开了两个大洞，足有二十多个鬼子，抬着重机枪就往北面坟地上跑……

謝明快活得心都要从嘴里跳出來了。



地雷响了，鬼子尸骨橫飛。

鬼子們乱哄哄的跑到坟地上，各搶各的地形，大皮鞋踩在地雷的木板上，雷管被压，“轟”的一声，地雷爆炸了。这里轟，那里也轟，整个坟地上像是天翻地复一样。鬼子們在烏烟中，被打得稀爛了，一只鬼子的臂膀飛上了半空，挂在电線上。

沒有進到坟地上的鬼子，掉头就往公路上逃，楚正摸过机枪，“叭——叭——叭——”打点放，鬼子一連就被撂倒三个。

吳剛听見楚隊長的机枪一叫，就拎起机枪一溜烟似的撤了下來。

后面卡車上的鬼子，弄不清前面是什么情况，跳下卡車，就拚命的用擲彈筒和机枪向东撤。

楚正想帶几个隊員到坟地上撿槍去，謝明阻止他說：

“万一碰上沒有被踩过的地雷怎么办！”

楚正看看战斗快近結束，就对謝明說：“区長，你先撤吧！我掩护你。”

謝明打起眼罩向西看了一眼，同意地点点头說：“好吧，就这样。”

战斗是勝利的結束了。敌人的行动完全沒有越出謝明区長的預料，倒像敌人也是由他指揮似的。这点使楚正感到又驚奇又佩服。他望望陣地上縱橫狼藉的日寇尸体，不禁微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謝明問。他已准备撤离了。

楚正原想对謝明表示自己的高兴和佩服，可是經謝明一問，反而什么都說不出來了，只結結巴巴的說：“沒……沒什么。你抽烟嗎？”

謝明一看到楚正从怀里掏出一盒至猫牌香烟，眼睛頓

时亮了。但他望了望远方，眉飛色舞地在楚正的胸脯上輕輕拍了一掌，說：“你先好好地揣着，等大家都撤下來了，我們一定要抽它个痛快！”說完，他就迈开大步离开了陣地。

雪夜捉鬼子

吼了一天的北風，夜里飄下了大雪，把周圍几百里的村庄，田野，鋪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雪野，整个世界都埋在雪堆里。

楚正隊長命令各个小队趁着这天寒地冻的天气，襲击敌人。

吳剛帶着張平、王虎、周仁貴、小馬等四个人，趁着夜幕初降向岔河西边五里墩的方向進發。

吳剛一头跑一头想：前次鬼子在北鄉大清剿，七团老三营和鬼子只干了一仗，就捉了四个活鬼子。我們在反清鄉以來，打了靠五十次的仗，却没有能捉住一个活鬼子。一九四四年的新年，再过半个月就要到了，分区首长号召大家打个漂亮仗过新年——繳槍比賽。这一次，我吳剛非捉他一个活鬼子作为新年的献礼不可。

鉛灰色的夜空没有一点云斑，西北風吹在耳朵上，像要把耳朵咬去一样。一片雪野，靜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。

吳剛走在前头，两只手拿着两根竹竿探路。雪很深，一脚蹠下去，就齐到小腿弯。吳剛一面吃力地从雪里拖着脚，一面想：怎么捉呢？这不是光憑自己想，活鬼子就能到手的呀！

到五里墩才二十五里路，但是天冷雪深，跌跌撞撞，到三

更天才算走到。

隊員們都埋伏在高高的雪堆后面，吳剛提着短槍悄悄的鑽到竹籬笆边上凝神細听公路上的動靜。這時，西面隱隱約約傳來更鑼聲，而且聲音越來越大。吳剛想：沒問題，打更的由西向東來了。

吳剛連忙叫王虎和周仁貴把棉褲、棉襖反穿起來，然後去把竹籬笆拉開一個單人可以彎着腰進出的洞。

王虎和周仁貴照做了，然後又照吳剛的吩咐鑽進竹籬笆分頭跑向東西，向岔河、雙甸兩方面警戒。

吳剛和張平、小馬蹲在公路北面一棵老楊樹的黑影子下。

兩個打更的，打着鑼，慢慢地從西面順着公路來了。鑼聲在原野上震蕩，慢悠悠地消失，叫人聽起來汗毛直豎，覺得很淒涼……。

兩個更夫彎着背，縮着脖子，並排的走到老楊樹對面，這時伏在老楊樹下面的小馬就“哧溜”一聲，竄上了公路。

兩個更夫一看，給吓呆了，楞在雪地上直哆嗦，嘴里說不出半個字兒，有一個還想掉頭向西跑。

小馬道：“二位別怕，我們是吳隊長的人！”

更夫王四一听，吳隊長這個名字不生疏……仔細一想，對了，前幾個月，割斷電綫打死兩個日本人的那一幫新四軍，不也有個吳隊長嗎？對，他還給了我們兩人一卷票子。

王四和陳二連忙回過頭對小馬一個大鞠躬，王四道：“閣下尊姓？”

小馬道：“我姓馬。”

陈二連忙奉承道：“原來是馬班長，失敬失敬！”

这时，吳剛和張平已經走了出來，吳剛道：

“这一次又要來麻煩二位了！”

陈二和王四一聽吳剛的口音，就知道是上次給他們錢的那個吳隊長，又連忙哈腰道：

“好說好說，隊長有什麼事，只管吩咐！”

吳剛笑道：“請二位把更鑼和竹筒借來用一用！”

两个人楞了一会。王四道：“这个……”他想不借，但又不肯說出口。

吳剛道：“我决不会叫你二位为难，过一个鐘头我們就还給你。你二位就請到籬笆外面等一等！”

陈二和王四原來胆小怕事，唯恐惹出禍來吃不消，但他們一看小馬和張平手里拿着黑烏烏的短槍站在两边，心里暗暗想道：算了吧，反正我也是不得已混飯吃。飯碗打碎了，不見得就会餓死，倒省得受鬼子的拳脚。兩人乖乖的把鑼和竹筒交給了吳剛，王四还陪笑道：

“隊長为了打日本人，我們能帮忙的一定帮忙！”

吳剛吩咐小馬道：“你把二位帶到外面去！”

小馬道：“是！”

吳剛又叫周仁貴和王虎二人，在公路两边的溝里，隨着鑼聲，跟着吳剛走，待鬼子的摩托車一到，他們就要准备好行动，一听到吳剛把鑼摔在地上的声音，就要上來帮着捉鬼子。

吳剛自己打鑼，張平敲竹筒，順着公路向东走。

雪在下午就停止下了，鬼子为了便利巡邏，立时强迫老百

姓把公路上的積雪剷除掉。所以地上已經沒有積雪了。

吳剛和張平已在公路上來回走了三趟，可是鬼子的巡邏車還是沒有來，吳剛心里疑惑，就叫王虎去問打更的。王四說，因為剛下過雪，天冷，鬼子也懶得出來，反正出來是要出來的，但不能像平常一個鐘頭一班，可能是兩個鐘頭出來巡邏一次。

王虎回來把這情況一說，吳剛抬頭看看天上的北斗星，心里一涼：壞啦！天快亮了，最多還有一更天的辰光，東方就要發白了，不要弄得“羊肉沒吃到，弄得一身臊”，——鬼子捉不到，反而把自己的意圖和目標暴露了。

吳剛正在發急，西邊雪野的深處忽然有點亮光在向東移動，有時亮光好像被什麼東西遮住了，但又立即現了出來，而且越來越明亮，移動得也越迅速——吳剛停住敲鑼，凝神一聽，嚶！有陣低微的嘟嘟聲。

好，鬼子的巡邏車來了。吳剛連忙對張平說：

“去告訴王虎，叫他們準備繩子。一聽到暗號，快些上來接應！”

這時，吳剛身上也不知道哪來的這股熱力，就是喝上三大碗羊肉湯也沒有這樣暖和。身上一熱，勁就來了。

摩托車上一盞明亮的車頭燈，把公路上照得通亮，連針掉在地上都能看得見。

吳剛和張平拿着鑼站在路旁，看着，可是只看見雪亮的燈光，看不見車和車上的人。不過吳剛覺得，車是比上一次開得慢，這可能是雪天路滑的緣故。

吳剛看看距離差不多了，連忙往公路當中一站，右手拿着

鑼，向上一揚，喊道：

“太君！太君！”

駕駛車子的鬼子一看是打更的叫停車，心想，大概又是民兵把竹籬笆破壞了，連忙把車停住，把車燈也熄了。

車斗的鬼子先提着步槍下了地，接着駕駛車子的鬼子也下了車，並且把腰邊的短槍拔了出來，“呱啦”一記，把子彈上了膛。

吳剛一手提着鑼，一手拿着錘子，說：

“太君，竹籬笆又大大的壞了！”

頭一個鬼子，穿着大衣，頭躲在風帽里。他聽吳剛這麼一說，就摘下風鏡，從大衣袋里拿出電筒，向竹籬笆上照。吳剛就趁鬼子掉過身向竹籬笆上照的時候，把鑼死命一扔，上去就把鬼子攔腰抱住，腳一勾，用力一摔，把鬼子摔倒了。這時王虎已拿着繩子奔了過來。

就在這同時，周仁貴聽到銅鑼擲地的聲音，馬上一個箭步從公路更下面竄了上來，從後面把開車的鬼子抱住了。這鬼子力氣很大，用手槍向正面撲過來的張平打了兩槍，只因為被周仁貴緊緊抱住，手膀在搖動，所以沒有打中。

周仁貴看按不倒這個鬼子，就用嘴咬鬼子的手，鬼子被咬得疼痛難忍，手一麻，手槍就掉了地，周仁貴騰出左手想拾地下的短槍，鬼子卻像條網里的大青魚，猛的把周仁貴一推，“哧溜”一家伙，從周仁貴手中滑走了，撒開腿向西就跑，周仁貴緊跟着屁股上追。

吳剛和王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穿大衣的鬼子雙手